

洪福乒乓

□ 李少华

龙江故事

刘老师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屯小学老师,可他干了一件大事情,当年在贫困中撒下的乒乓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就凭此一点,我认为他成功地履行了传递授业的责任。

在繁华的城市里有各种乒乓球活动,投身其中的爱好者如过江之鲫,谁也不会为之惊奇。可在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的褶皱中,也有这么一些人酷爱乒乓球,或者说一个屯子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乒乓球,就有点让人不淡定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尚志市元宝镇杨树村洪福屯。特别强调一下,不是一个村,是一个自然屯,不过一百多户,五百多口人。在东北的大山里,开春和秋天的四五个月是庄稼人汗珠子摔八瓣、拉断腿、累折腰的季节,绝对没人扔下庄稼去打乒乓球,就是八抬大轿伺候,你也没那个精神头,除非打鱼摸虾的闲散人。眼下是七月末,正是庄稼人手头没活最舒服的季节。我是被尚志市一家乒乓球馆长杨喜俊约请去的:城里人喜欢乒乓球不新鲜,农村人喜欢乒乓球更有味道,保证让你不虚此行……青山和原野向身后匆匆掠去,前面的车程约四十多分钟。现在农村的路真的很好啊,都是水泥的,与我当年在乡镇工作时的情景不能同日而语。同行的还有尚志市资深乒乓球教练邵亚东。还有乒乓球爱好者崔树成,他的任务是制作一部反映这个屯乒乓球活动的微电影。

屯里的所谓球馆(村民就这么叫)就是村民间春生的三间明亮的砖房。今春他拆了间壁墙,尽管窄巴拉许多,却放了两幅球台。三十多人正在这里活动,见到市里来了“高手”却不陌生,纷纷上场挥拍切磋。那个渴望,那个认真,那个执着,那个不服输的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乒乓球在这里真的如此受欢迎。

在满满的正能量气氛中,我却向几个村妇抛出了一个挑衅意味很浓的提问:你们不打麻将吗?那几个村妇却很坦然,嘻嘻地笑起来,互相推让都不肯说。看得出,她们的笑声和推让中藏着许多故事。刚刚打了一场球的隋德芬擦着汗告诉我:过去

我们屯子和其他屯子一样,打麻将成风,谁家没副麻将就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开始在自家打,后来有人开了麻将馆,都搬到那里去打。白红告诉我:当年她抱着孩子打麻将,现在孩子都二十六了,去年开始不打了。伤身体,伤感情,两口子还闹矛盾,没啥意思。五十多岁的庄富裕告诉我,他家有五垧多地,小日子过得挺宽裕。过去经常要钱,一要要了三十多年,现在不要了,改打乒乓球了。他说,不仅我打,我老婆也打。但她打得不好,人多的时候不敢来。在今天打球的人群中有六对是夫妻。这些人都有打麻将的历史,几乎都因打麻将闹过别扭。如今屯里的两个麻将馆都黄了,打乒乓球成了屯里人最喜爱的活动。

屯长徐艳军告诉我:打乒乓球可以促进家庭和谐。这样的因果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而且是从一个小屯子的屯长嘴里说出来的,实在让人耳目一新。春生是乒乓球活动的积极分子,最初是由他和另外五个人每人出一百块钱买了一副球台。后来得到赞助和村上的支持,才有了现在的高档球台。他们不仅代表镇里参加市里比赛,还多次到外市县打比赛。每次比赛他们都打出洪福屯的牌子,告诉人们这是一支来自山里的农民球队。几年来南征北战,尽管很努力,却没取得什么优异的成绩,因为遇上的都是各行各业的高手,但他们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他们渴望参加一场专为农民组织的比赛,庄稼人肩膀头一边高,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或许能有优秀的表现。正打得热闹,外面来了一个皮肤白皙,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简单打过招呼就挥拍上阵,冷眼看不像本屯人。徐艳军告诉我,他是我们洪福的人,如今在北京经营房屋租赁和二手房买卖,手下有一百多员工,把屯子里的人带走十多个。

我对徐屯长的这些介绍不感兴趣,可他接下来的话深深吸引了我。此人叫姜峰,今年四十四岁,八年前突然得了格林巴利综合征,肌肉萎缩,浑身无力,生活勉强自理。大夫告诉他仅仅治疗是不够的,要加强体育锻炼。他想起了在老家打乒乓球的情景,第二天就扶着球台,一板一板地艰难地练习起来,一直练到现在。这几年每到夏天他都回洪福屯,每天都和发们打乒乓球,如今基本恢复了健康。他现在是北京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友群的群主,他很认真地告诉群友们,是乒乓球救了他。

乒乓球为什么在这里大行其道?同样是浩瀚而偏僻的大山里,别的村屯却不是这样。我带着疑问继续探究。想不到话匣子一打开,七嘴八舌一下子唠到了四十多年前。原来这里也和其他村屯一样贫困,但屯小学有个酷爱乒乓球的刘清桥老师,当年二十多岁。那时想打乒乓球,可没有条件,他就和学生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当球台,用木夹子当球拍,玩得十分投入。后来找来木头求村里的木匠做了一副球台,虽然不标准,但一年又一年,足以让他们玩得无比开心。这位木匠有个儿子叫王才,比刘老师小七八岁,成了他的忠实玩伴。木匠很支持刘老师和儿子,用木板做了两个乒乓球拍,十分令人羡慕。没过几天,屯子里的爱好者都有了这样的球拍。后来刘老师调走了,可他培养的乒乓球爱好者仍留在村里。王才当了屯长,圈拢大伙都打乒乓球。如今他已经五十多岁,交班给年轻人了,仍然喜欢这项运动。王才指着一屋子人说:大多数都是刘老师的学生成年在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谈起乒乓球的往事,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唠来唠去就会反复唠到刘老师,称他是启蒙教练。掩卷而思,刘老师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屯小学老师,可他干了一件大事情,当年在贫困中撒下的乒

乓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就凭此一点,我认为他成功地履行了传递授业的责任。后来刘老师调走了,据说已经退休了,住在尚志市,仍然在打乒乓球。敬佩之情驱使我和杨馆长说,回去后一定拜访他。



扫码听赵慧娟朗读版《相姐的匠心生活》



相姐的匠心生活

□ 徐亚娟

生活写实

想来,这生活还真是幸运,一路走来,我竟遇到了那么多可遇不可求的关乎品质和情怀不可以等价交换的好东西。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影响力。

相姐退休前是我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一起工作了好多年,在生活中也不觉得熟,在业务上也会偶有争执。待到她退休后,我再看工作中的的一些习惯,惊异地发现,自己很多做法居然都有了她的传承。比如,作为财务工作者,落笔数字之际,总会调整一下位置,因为从前相姐的蝌蚪数字书写简直像教科书一般的标准。比如,哪一笔业务有了争执,第一时间一定悄无声息地找自己的错,用相姐的话来说,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吃饭不掉饭粒。比如,在保证账目清晰的前提下一定坚持真理一样坚持自己的正确性。以至于某检查人员和我说,你解释后我才觉得这样处理业务虽不合规定却合情合理,我当时就在心里说,如果是我的相姐,她不但告诉你这样做合情合理,还会让你对相关规定产生绝对的质疑。

除了单位加班聚餐,和相姐几乎从来没有过小范围的饭局。相姐是江浙人士,生活中大到择邻择友小到选择蔬菜水果这些细节无不精细而又挑剔。那些年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我几乎是从她那里才知道枇杷是一种水果,醪糟是一种甜品。

我和相姐住在一个小区里,她退休后我们在小区里偶尔见面,反倒比从前在一个办公室里亲近了很多,偶尔她会宽容地指导一下我粗线条的生活。她退休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她做的粽子。

北方人对于粽子不是很热衷,至少我不热衷。我老家的习惯是端午节要吃混沌和鸡蛋,相对于北方的节气来说,我还是觉得热乎乎的馄饨比寒凉的粽子更适合端午节期间的胃口。我本来对生活也没有什么仪式感,这么多年东西南北各种饮食习惯也都能接受,所以只要不用自己动手去做,吃什么似乎都不太挑剔。

相姐做的粽子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喜。

在小区的院子里,我应该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地回答了她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吃粽子吗?第二个问题:你想尝尝我做的粽子吗?第

三个问题,你能保证真的吃掉不浪费吗?我的第一个答案:吃;第二个答案:想;第三个答案应该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保证不浪费。基于多年同事的了解程度,我对于“不浪费”的理解应该还是比较到位,在相姐的眼里,不吃不掉是浪费,赠送别人也是浪费。也许是她对于我的回答还不太失望,所以,她回到家里给我拿了四只粽子,两只肉粽两只蜜枣粽。除了多年前在南京的夫子庙吃过一次完全说不出味道的肉粽子,我似乎是第一次在北方见到肉粽子。对于这两只粽子我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正式吃饭的时候郑重地加热,郑重地端上饭桌。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述粽子的好吃,反正和我吃过的粽子都不一样,糯米的香味,粽叶的香味,肉的香味,蜜枣的香甜味,似乎这些味道都没有混乱,每一种都能吃到。总而言之四只粽子都被家里人吃掉了,我应该是吃得最多。给相姐汇报的时候我稍稍迟疑了一下,给家里人吃应该不是浪费吧。我汇报的意思主要是表达我对于粽子的喜爱之情,重视之情,并不包含再来一份的意愿。相姐更是不客气地直接告诉我,喜欢吃也没办法,今年的份额只有这么多,既然你喜欢,明年你可以进入我的“粽子外交”名单了。

所以在第二年端午节来临的时候,我很准时地收到了相姐的粽子,三只肉粽,三只蜜枣。相姐说,以前也会包粽子,但是仅限于家里人吃,从去年退休了,有了时间,也有了心情,突发奇想,要开始自己的“粽子外交”,每年一次用粽子拜会大家。首先,端午节是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不像春节中秋节那么隆重,人们相对轻闲,往来的负担都不是很重。刚好端午节也是春天一个生发的节气,人们的口味上也会有一点尝鲜的欲望。尤其是在这样的北方城市,粽子的水平还很粗糙。大家对于收到的鸡鱼肉蛋这些礼物不会太在意,对于几只好吃的粽子还是会记得住的。相姐把“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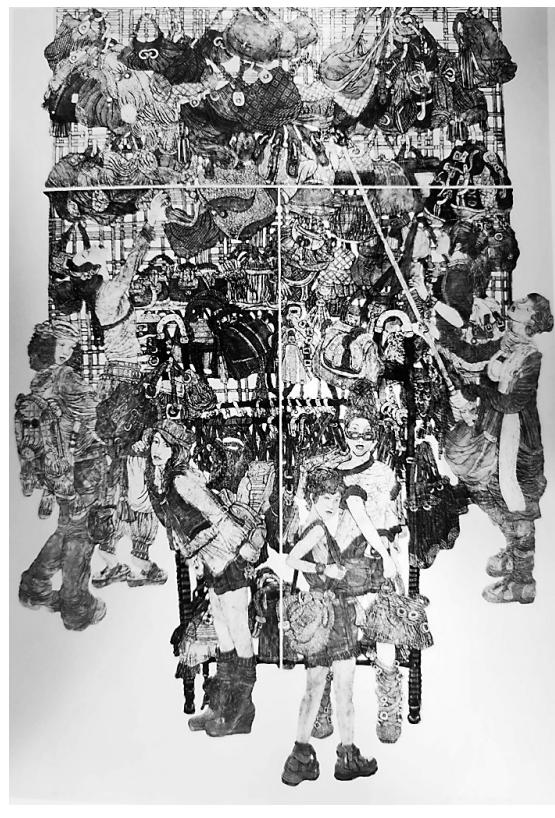
子外交”的大背景和我讲起来的时候,我几乎瞠目结舌,觉得这两只粽子真是没白吃,学问大了去了。当然,相姐的“粽子外交”圈也是精心规划的。按常规家里人比较随意,做粽子的手艺本来也是来自母亲和姐姐,但是,相姐不这么想,她觉得还是要让母亲和姐姐尝尝自己的手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每人只是一必须的。家里的公婆小姑娘小叔子客多年来已经成为她的铁粉了,所以每家必须保证三斤糯米,还要保证三斤糯米所需的肉、蜜枣和豆沙三种馅料。女儿今年成家了,所以,女儿家是要给单独准备一份的,这份可多可少,自己酌情处理。相姐有两个来往还算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经过考验的粽子朋友,有一家喜欢蜜枣和肉,有一家不吃肉的,单单一喜欢豆沙和原味。今年新增的我家,先要从肉和蜜枣的基本款开始。当然,这几位朋友家严格执行每种口味每人一只的配比原则,好东西一定不是以数量取胜。

确定了范围和数量后,相姐开始计算用料,

类似工程预算的备料方案,误差从来不超过两个大枣,三根粽叶。粽叶多年来固定使用一家的,因为这家的粽叶每年都是新鲜的。包粽子的肉是春节在农村买的笨猪肉,买来的时候就按照肥瘦大小块要求作了选择和分割。蜜枣来自陕西,豆沙是买来上好的红豆自己熬制的。最主要的是,相姐做粽子时糯米泡了多久,粽叶煮了几遍,最后煮粽子的火候是几分,这些细节就算她给别人讲,别人都别想学会。

因为有了对这款特制粽子的期待,也开始对“端午节”这个节日生出了很多的情分。因为见证了好粽子的诞生,让我对于每个怀着匠心过平凡日子的身边旧友乡邻都心生恭敬。因为这粽子,我努力地想要给相姐送一份能等价交换这粽子的礼物,惭愧的是,这一年过去了,我还是空手以对,相对这粽子,我还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五岳归来不看山,吃过了相姐的粽子,也真是再无粽子可吃。想来,这生活还真是幸运,一路走来,我竟遇到了那么多可遇不可求的关乎品质和情怀不可以等价交换的好东西,是一只粽子,也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影响力。



秋韵与人生

□ 李林

行与思

秋天,比起春的急匆,比起夏的炙热,堪称成熟岁月。

我登上一座大山,去迎接秋天。岿然大山,逶迤峻岭,漫天飞叶,轰然飘洒,酷似大海汹涌退潮,恍若千军万马鸣金凯旋,秋天,就这样恣肆汪洋的,向我们大气而优雅地走来。

我向大山深处拾阶而上,只见满径枯黄,乔枝败叶,空山无语,林木寂寥,暮然想起那句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金秋和盛夏的告别与交接从来都是盛大仪式的,春夏秋冬,你来我往,大自然也是很讲规矩的。

有人说,一片落叶,就是秋天的一滴泪,一滴惜别的泪,一滴不甘的泪,一滴不忍舍弃的泪——因为丢失了夏天的繁盛与热烈。

余以为,夏,固有夏的奔放与洒脱,更有山青水蓝,绿浪涌天,而秋,亦有秋的况味,譬如,雍容的金黄,厚重的秋实,理性的微凉,轻敷的薄霜。

秋天的天,高远而洁净,秋天的云,魔幻而剔透,秋天的风,冷静而不燥,秋天的雨,绵柔而细腻,秋天的稻谷,饱满而充实,秋天的水,洁净而清澈,秋天的土地,富有而丰盈。

秋凉如水,好个秋,秋叶入泥,孕来年。秋天,比起春的急匆,比起夏的炙热,堪称成熟岁月。

落叶翩翩,流年匆匆,秋天邂逅生命的年轮。

恰似,人到五十岁的天命,六十的耳顺,七十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纵然在前面冠上一个老子,但老而高贵,老而稳健,老而洞见,老而彻悟,只有老了,才知道朝霞纵然喷薄却瞬息即逝,日到中天纵然辉煌却与迟暮近邻,只有老了,才懂得白驹过隙,经年如水,且行且珍惜,是永远的生命箴言。

愚年轻时,看到老者,以为他们老而必朽,老而必衰,老而必死,个个浑然木讷,甚或戏谑“老而不死即为贼”,待到敝人已站在夕阳下,才想起世间还有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

老了,才知道黄昏不缺青春畅想,老夫聊发少年狂,练瑜伽、跳芭蕾、唱京戏、写文章,圈粉无数,撒狗粮,活成一个沙漠绿洲荒野胡杨;老了,才知道,人生就是春夏秋冬,没有永远的春风煦煦,也没有永远的夏花烂漫,谁都会有秋的泥泞,冬的冷酷,大戏高潮,终有落幕,朝霞万丈,终有晚景。

一句话,开场有开场的惊喜,落幕有落幕的

掌声,走过春夏秋冬四季全程的人,才能称作冲刺撞线的完整人生。

高明的人,应该像候鸟,不问酷暑严寒,不问日出星落,沐浴阳光,追逐温暖,让生命既有春的嫣红嫩绿,又有夏的繁花似锦,既有秋的枫叶隽秀,又有冬的瑞雪飘飘,春华秋实,枝繁叶茂,笑看风月,不老人生。

